

太平广记

奢侈

李昉 著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奢侈

李昉 著

辽宁电子图书有限责任公司

2003年12月第25版

开本:850×1168毫米 1/32

ISBN L-0000-00613/1242.1定价:12.00 元

目录

卷第二百三十六.....	2
卷第二百三十七.....	7

卷第二百三十六

奢侈一

吴王夫差 汉武帝 丁媛 淋池 霍光妻 韩嫣 袁广 汉霄

游宫 沙棠舟 赵飞燕 郭况 后汉灵帝 石崇 王敦

魏高阳王 雍元琛 隋炀帝 则天后 许敬宗 张易之

宗 楚客 安乐公主 杨慎交 唐睿宗 玄宗 虢国夫人

吴王夫差

吴王夫差筑姑苏台，三年乃成。周环洁屈，横亘五里。崇饰土木，殫耗人力。宫妓千人，又别立春霄宫。为长夜饮，造千石酒盅。又作大池，池中造青龙舟，陈妓乐，日与西施为水戏。又于宫中作灵馆馆娃阁，铜铺玉槛，宫之栏楯，皆珠玉饰之。（出《述异记》）

汉武帝

汉武帝时，身毒国献连环鞞，皆以白玉作，玛瑙石为勒，白光琉璃为鞍。在暗室中，常照十余丈，如昼焉。自是长安始盛饰鞍马，竟加雕镂。或一马之饰直百金，皆以南海白蜃为珂，紫金为花，以饰其上，犹以不鸣为患。或加铃镊，饰以流苏，走如钟磬，动若飞幡。后得二师天马，常以玫瑰石为鞍，镂以金银鍮石，以绿地五色锦为蔽泥。后稍以熊黑皮为之，熊毛有绿光，皆长三尺者，直百金。卓王孙百余双，诏使献二十枚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丁媛

长安巧工丁媛者，为恒满灯，七龙五凤，杂以芙蓉莲藕之属。又作卧褥香炉，又一名被中香炉。本出房风，其法后绝，至媛始更为之。设机环，转运四周，而炉体常平，可置之被褥，故取被褥以为名。又作九层山香炉，镂刻为奇禽怪兽，穷诸灵异，皆能自然运动。又作七轮扇，其轮大皆径尺，递相连续，一人运之，满堂皆寒凜焉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淋池

汉昭帝元始之年，穿淋池，广千步。中植分枝荷，一茎四叶。状如骈盖，日照则叶低荫根，若葵之卫足也，名曰低光荷。实如玄珠，可以饰珮。花叶杂菱，芬芳之气彻十余里。食之令人口气常香，益人肌理。宫人贵之，每游宴出入，皆含咀，或剪以为衣，或折以蔽日，相为戏。《楚辞》谓折菱荷以为衣，意在此也。又有倒生菱。茎如乱丝，一花十叶，根浮水上，实沉泥里，没如紫色，谓之紫泥菱。食之令人不老。时命水戏，游宴永日。工人进一巨槽，帝曰：“楫松舟，嫌其重朴，况乎此槽，岂可得而乘也。”

乃命文梓为舟，木兰为柁。刻飞鸾翔鷁，饰其船首。随风轻荡，毕景忘归，乃至通夜。使宫人为歌，歌曰：“商秋素景泛洪波，谁云好手折芰荷。凉凉凄凄揭棹歌，云光开曙月低河，万岁为乐岂为多。”帝大悦，起游商台于池上。及乎末岁，谏者多。遂省游荡奢侈，堙毁台池，鸾舟荷芰，随时废灭。今台址无遗，池亦平焉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霍光妻

汉霍光妻遗淳于衍蒲桃锦二十四匹，散花绫二十五匹。绫出钜鹿陈宝光，妻传其法。霍显召入第，使作之。机用一百二十躐，六十日成一匹，直万钱。又与越珠一斛，绿绫七百端，直钱百万，黄金百两。又为起第宅，奴婢不可胜数。衍犹怨薄曰：“吾为若何成功，而报我若是哉。”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韩嫣

韩嫣好弹，常以金为丸，一日所失者十余。长安为之语曰：“苦饥寒，逐金丸。”京师儿童每闻嫣出弹，辄随逐之。望丸之所落，而竞拾取焉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袁广汉

茂陵富人袁广汉藏辍巨万，家童八九百人。于北芒山下筑园，东西四里，南北三里。引流注其内，构石为山，高十余丈，连延数里。养白鸚鵡紫鸳鸯，旄牛青兔，（《西京杂记》三兔作兕。）奇禽怪兽，积委其间。移沙为洲屿，激水为浪潮。其中育江鸥海鹤，孕雏产鷇，延漫林池。奇树异草，靡不具植。屋徘徊重属，间以修廊。行之移晷，不能遍也。袁广汉后得罪诛，没入官。其园鸟兽草木，皆移植于上苑中矣。（出《西京杂记》）

霄游宫

汉成帝好微行。于太液池旁起霄游宫，以漆为柱，铺黑绡之幕，器服乘舆，皆尚黑色。悦于暗行，憎灯烛之照。宫中之美御，皆服皂衣。自班姬以下，咸带玄绶。衣珮虽加锦绣，更以木兰纱绡罩之。至霄游宫，方秉炬烛。宴幸既罢，静鼓息罩，而步不扬尘。好夕出游，造飞行殿方一丈，如今之辇。选期门羽林之士，负之以趋。帝于辇上坐，但觉耳中若闻风雷之声。以其疾也，一名云雷宫。所行之处，咸以毡绡藉地，恶车辙马迹之喧也。虽惑于微行暱宴，民无劳怨。每乘舆返驾，以爱幸之姬，宝衣珍食。舍于道旁。国之穷老，皆呼万岁。是以鸿嘉永始之间，国富家丰，兵戈长戟。故刘向、谷永窃言指谏，于是焚霄游、飞行之殿，罢宴逸之乐。所谓从绳则直，如转丸焉。（出《拾遗录》）

沙棠舟

汉成帝常以三秋暇日，与飞燕游戏太液池。以沙棠为舟，贵其不沉也。以云母饰于鷁首，一名云舟。又刻大桐木为虬龙，雕饰如真象，以夹云舟而行，以紫文桂为柁。每观云棹水，玩擷菱渠，则忧轻荡以惊飞燕。命饮飞之

士,乃以金锁缆云舟,使饮飞于水底引之。值轻风时至,飞燕殆以风飘摇,随风入水。帝以翠纓结飞燕之裾,游倦乃返。飞燕后渐见疏,常怨恚曰:“以妾微,何时复预纓裾之游,漾云舟于波上耶。”帝为之怆然。今液池中尚有成帝避风台、飞燕结裾处。(出《拾遗录》)

赵飞燕

赵飞燕为皇后。其女弟昭仪在昭阳殿遗飞燕书曰:“今日佳晨,贵姊懋膺洪册。上贡三十五条,以陈踊跃之至,金花紫纶帽、金花紫罗面衣、织成下裾、同心七宝钗、七宝綦履、玉环、五色文绶、鸳鸯褙、云母屏风、琉璃屏风、云母七宝扇、琥珀枕、龟文枕、金错绣裆、琉璃玛瑙瓠、珊瑚玦、黄金步摇、金博山炉、七支灯、回风席、茆叶席、金蒲圆瑯、孔雀扇、五明扇、九华扇、同心梅、合枝李、三清木香、螺虻(出南中螺田。)麝香、沉水香、九真黄、鸳鸯褙及被。”(出《西京杂记》)

郭况

汉郭况,光武皇后之弟也。累金数亿,家童四百人。以金为器皿,铸冶之声,彻于都鄙。时人谓郭氏之室,不雨而雷,言铸冶之声盛也。于庭中起高阁,厝衡石于其上,以称量。下有藏金窟,列武士卫之。错杂宝以饰台榭,悬明珠于梁栋间。光彩射目,(“间光彩射目”五字原空缺,据黄本补。)昼视如星,夜望如月。里语曰:“洛阳多钱郭氏室,夜月昼星(“室夜月昼星”五字原空缺,据《拾遗记》六补。)富难匹。”其内宠者,皆以玉器盛食。故东京谓郭氏家为琼厨金窟。况小心畏慎,虽居富势,闭门优游,未曾干世,为一时所知也。(出《拾遗录》)

后汉灵帝

灵帝初平三年,于西园起裸游馆十间。采绿苔以被阶,引渠水以绕砌。周流澄沏,乘小舟以游漾。宫人乘之,选玉色轻体者以执篙楫,摇荡于渠中。其水清浅,以盛暑之时。使舟覆没,视宫人玉色。奏招商七言之歌,以来凉气也。其歌曰:“凉风起兮日照渠,青荷昼偃叶夜舒。唯日不足乐有余,清弦流管歌玉帛,千年万岁喜难渝。”渠中植莲大如盖,枝长一丈,南国所献也。其叶夜舒昼卷,一茎有四莲丛生,名曰“夜舒荷”。亦言月出见叶舒,亦名“望舒荷”。帝乃盛夏避暑于裸游宫,长夜饮宴。帝叹曰:“使万年如此,则为上仙矣。”宫人年二七以上,三六以下,皆靓妆而解上衣,或共裸浴。西域所献茵墀香,煮为浴汤,宫人以之沐浴。浴毕,余汁入渠,名曰流香渠。又欲内监为鸡鸣,于馆北起鸡鸣堂,多畜鸡。每醉乐,迷于天晓,内阍竞作鸡鸣,以乱真声也。仍以炬烛投于殿下,帝乃惊寤。及董卓破京师,收其美人,焚其堂馆。至魏咸熙中,于先帝投烛处,溟溟有光如星,后人以为神光。于此地建屋,名曰余光祠,以祈福。至魏明之末,乃扫除焉。(出《王子年拾遗记》)

石崇

晋石崇与王恺争豪。晋武帝,恺甥也,尝以一珊瑚树与恺,高二尺许,枝柯扶疏,世间罕比。恺以示崇。崇视讫,举铁如意击碎之,应手丸裂。恺甚惋惜,又以为嫉己之宝,声色方厉。崇曰:“不足恨,今还卿。”乃命左右,悉取珊瑚树。有三尺,条干绝俗,光彩溢目者六七枚。如恺比者甚众。恺怅然自失。(出《世说》)来。

王敦

王敦初尚主,如厕,见漆箱盛乾枣。本以塞鼻,王谓上厕果,食至尽。既还,婢擎金盆贮水,琉璃碗盛澡豆。因倒置水中而饮之,群婢莫不掩口。(出《世说新书》)

魏高阳王雍

后魏高阳王雍居近清阳门外数里,御道西旁,洛中之甲第也。正光中,雍为丞相。给羽葆鼓吹,虎贲班剑百人。贵极人臣,富兼山海。居第匹于帝宫,白壁丹槛,窈窕连亘,飞檐华宇,胶葛周通。僮仆六千,妓女五百。隋珠照日,罗绮从风。自汉晋以来,诸王豪侈,未之有也。出则鸣驺御道,文物成行,铙吹响发,(“发”字原缺,据《洛阳伽蓝记》补。)笳声哀嘒;入则歌姬舞女击筑吹篥,而丝管迭奏,连宵尽日。竹林鱼池,侔于禁苑。芳草如积,珍木连阴。及雍薨后,诸妓女悉令入道,或有出家者。美人徐月华善箜篌,能为明妃出塞之歌。闻者莫不动容。永安中,与卫(卫原作衙,据《伽蓝记》改)将军原士康为侧室。士康宅亦近清阳外,徐鼓箜篌而歌,哀声入云。行路听者,俄而成市。徐常语士康云:“王有二美姬,一名修容,一名艳姿。并蛾眉皓齿,洁貌倾城。修容能为“绿水歌”。艳姿善为“逐风舞”。并爱倾后室,宠冠诸姬。”士康闻此,常令徐歌“绿水”、“文凤”之曲焉。(出《伽蓝记》)

元琛

后魏王侯外戚公王,擅山海之富,居川林之饶。争修园宅,互相夸竞。崇门丰室,阿户连房,飞馆生风,重楼起雾。高台芳树,家家而筑。花林曲池,园园而有。莫不桃李夏绿,竹柏冬青。而河间王琛最为豪首,常与高阳争衡。造文柏堂如徽音殿。置玉井金罐,以五色丝为绳。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,有婢朝云善吹篥,能为团扇歌陇上声。琛为秦州刺史,诸羌外叛,屡讨之不降。琛令朝云假为贫姬,吹篥而乞。诸羌闻亡,悉皆流涕,迭相谓曰:“何为弃坟井,在山谷为寇耶?”相率归降。秦民语曰:“快马健儿,不如老姬吹篥。”琛在秦中,多无政绩。遣使向西域求名马,远至波斯国。得千里马,号曰“追风赤”。次有七百里者十余,皆有名字。以银为槽,金为环锁。诸王服其豪富。琛尝语人云:“晋室石崇,乃是庶姓,犹能鸡头狐腋,画卵雕薪。况我大魏天王,不为华侈。”造迎风馆于后园。窗户之上,列钱青琐,玉凤衔铃,金龙吐旆。素柰朱李,枝条入檐。妓女楼上坐而摘食。琛尝会宗室,陈诸宝器。金瓶银瓮百余口,瓿擎盘合称是。其余酒器,有

水晶钵、玛瑙琉璃碗、赤玉卮数十枚。作工奇妙，中土所无，皆从西来。又陈女乐及诸名马。复引诸王按行库藏，锦罽珠玕，冰罗雾合，充积其内。琛谓章武王融曰：“不恨我不见石崇，恨石崇不见我。”融立性贪暴，志欲无厌。见之叹惋，不觉成疾。还家，卧三日不能起。江阳王继来省疾，谕之曰：“卿之财产，应得抗衡，何为羨叹，以至于此？”融曰：“常谓高阳一人，宝货多于融。谁知河间，瞻之在前。”继曰：“卿欲作袁术之在淮南，不知世间复有刘备也。”及尔朱氏乱后，王侯第宅，多题为寺宇。寿丘里间，列刹相望。祇洹郁起，宝塔高壮。四月八日，京都士女，多至河间寺。观其堂庑绮丽，无不叹息。以为蓬莱仙室，亦不是过也。（出《伽蓝记》）

隋炀帝

炀帝巡狩北边，作大行殿七宝帐。容数百人，饰以珍宝，光辉洞彻。引匈奴启民可汗，宴会其中。可汗恍然，疑非人世之有。识者云：“大行殿者，不祥之兆也。是非王莽轻车之比。此实天心，非关人事也。”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又唐贞观初，天下义安，百姓富贍，公私少事。时属除夜，太宗盛饰宫掖，明设灯烛，殿内诸房莫不绮丽。后妃嫔御皆盛衣服，金翠灿烂。设庭燎于阶下，其明如昼。盛奏歌乐。乃延萧后，与同观之。乐阕，帝谓萧曰：“朕施設孰与隋主。”萧后笑而不答。固问之，后曰：“彼乃亡国之君，陛下开基之主，奢俭之事，固不同矣。”帝曰：“隋主何如？”后曰：“隋主享国十有余年，妾常侍从。见其淫侈。隋主每当除夜，（至及岁夜。）殿前诸院，设火山数十，尽沉香木根也，每一山焚沉香数车。火光暗，则以甲煎沃之，焰起数丈。沉香甲煎之香，旁闻数十里。一夜之中，则用沉香二百余乘，甲煎二百石。又殿内房中，不燃膏火，悬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，光比白日。又有明月宝夜光珠，大者六七寸，小者犹三寸。一珠之价，直数千万。妾观陛下所施，都无此物。殿前所焚，尽是柴木。殿内所烛，皆是膏油。但乍觉烟气薰人，实未见其华丽。然亡国之事，亦愿陛下远之。太宗良久不言。口刺其奢，而心服其盛。（出《纪闻》）

则天后

则天造明堂。于顶上铸鍊为鸞鷲，高二丈，以金饰之，轩轩若飞。数年，大风吹动，犹存其址。更铸铜为大火珠，饰以黄金，煌煌耀日，今见存焉。又造天枢于定鼎门，并番客胡商聚钱百万亿所成。其高九十尺，下以铁山为脚，铸铜为二麒麟，以镇四方。上有铜盘，经三丈。蛟龙人立，两足捧大火珠，望之如日初出。镌文于柱曰：大周万国述德天枢。后开元中推倒，铜入上方。（出《大唐新语》）

许敬宗

唐许敬宗奢豪。尝造飞楼七十间，令妓女走马于其上，以为戏乐。（出《独异记》）

张易之

张易之为母阿臧造七宝帐,金银珠玉宝贝之类,罔不毕萃。旷古以来,未曾闻见。铺象牙床,织犀角簟,驪貂之褥,蛭蠹之耗,汾晋之龙顺、临河之凤翮以为席。阿臧与凤阁侍郎李迥秀私通,逼之也。以鸳鸯盏一双共饮,取其常相逐。迥秀畏其盛,嫌其老,乃荒饮无度,昏醉是务,常频唤不觉。出为恒州刺史。易之败,阿臧入官。迥秀被坐,降为卫州长史。(出《朝野佥载》)

宗楚客

宗楚客造一宅新成,皆是文柏为梁,沉香和红粉以泥壁,开门则香气蓬勃。磨文石为阶砌及地,着吉莫靴者,行则仰仆。楚客被建昌王推得赃万余贯,兄弟配流。太平公主就其宅看,叹曰:“观其行坐处,我等虚生浪死!”一年,追入为凤阁侍郎。景龙中,为中书令。韦民之败被诛。(出《朝野佥载》)

安乐公主

洛州昭成佛寺,有安乐公主造百宝香炉。高三尺,开四门。绛桥勾栏,花草飞禽走兽,诸天妓乐,麒麟鸾凤,白鹤飞仙。丝来线去,鬼出神入。隐起钗缕,窈窕便娟。真珠玛瑙,琉璃琥珀,颇梨珊瑚,车渠琬琰,一切宝贝,用钱三万,库藏之物,尽于是矣。(出《朝野佥载》)

又

安乐公主改为悖逆庶人,夺百姓庄田,造定昆池四十九里,直抵南山,拟昆明池。累石为山,以象华岳。引水为涧,以象天津。飞阁步檐,斜墙磴道,被以锦绣,画以丹青,饰以金银,莹以珠玉。又为九曲流杯池,作石莲花台,泉于台中流出。穷天下之壮丽,言之难尽。悖逆之败,配入司农。每日士女游观,车马填咽。奉敕,辄到者,它人解见任,凡人决一顿,乃止。(出《朝野佥载》)

又

安乐公主造百鸟毛裙,以后百官百姓家效之。山林奇禽异兽,搜山荡谷,扫地无遗。至于网罗,杀获无数。开元中,焚宝器于殿前,禁人服珠玉金银罗绮之属,于是采捕乃止。(出《朝野佥载》)

杨慎交

景龙中,妃主家竞为奢侈。驸马杨慎交、武崇训至以油洒地,筑球场。(出《国史异纂》)

唐睿宗

唐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四、十五、十六夜,于京师安福门外,作灯轮高二十丈。被以锦绮,饰以金银。燃五万盏灯,俱(俱字原空缺,据黄本补。)竖之如花树。宫女千数,衣绮罗,曳锦绣,耀珠翠。施香粉。一花冠,一巾帔,皆至万钱。装束一妓女,皆至三百贯。妙简长安万年县年少妇女

千余人，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。于灯下踏歌三日夜。观乐之极，未始有之。
(出《朝野金载》)

玄宗

玄宗幸华清宫。新广汤池，制作宏丽。安祿山于范阳，以白玉石为鱼龙鳧雁，仍为石梁及石莲花以献。雕镌巧妙，殆非人工。上大悦，命陈于汤中，又以石梁横亘汤上，而莲花才出于水际。上因幸华清宫。至其所，解衣将入。而鱼龙鳧雁，皆若奋鳞举翼，状欲飞动。上甚恐，遽命撤去，其莲花至今犹存。又尝于宫中置长汤屋数十间，环回甃以文石。为银镂漆船及白香木船，置于其中。至于楫櫓，皆饰以珠玉。又于汤中，垒瑟瑟及沉香为山，以状瀛洲方丈。上将幸华清宫，贵妃姊妹竞饰车服。为一犊车，饰以金翠，间以珠玉。一车之费，不啻数十万贯。既而重甚，牛不能引。因复上闻，请各乘马。于是竞购名马，以黄金为衔蹶，组绣为障泥。共会于国忠宅，将同入禁中。炳炳照烛，观者如堵。自国忠宅至于城东南隅，仆御车马，纷纭其间。国忠方与客坐于门下，指而谓客曰：“某家起于细微，因缘椒房之亲，以至于是。吾今未知税驾之所，念终不能致令名，要当取乐于富贵耳。”由是骄奢僭侈之态纷然，而昧处满持盈之道矣。太平公主玉叶冠，虢国夫人夜光枕，杨国忠锁子帐，皆稀代之宝，不能计其直。(出《明皇杂录》)

虢国夫人

杨贵妃姊虢国夫人，恩宠一时。大治第宅，栋宇之盛，举无与伦。所居韦嗣(“嗣”原作“副”，据黄本改。)立旧宅。韦氏诸子方午偃息于堂庑间，忽见妇人衣黄罗帔衫，降自步辇。有侍婢数十人，笑语自若。谓韦氏诸子曰：“闻此宅欲货，其价几何？”韦氏降阶曰：“先人旧庐，所未忍舍。”语未毕，有工数百人，登东西厢，撤其瓦木。韦氏诸子乃率家童，挈其琴书，委于路中。而授韦氏隙池十数亩，其宅一无所剩。虢国中堂既成，召匠汗镬。授二百万赏其值，而复以金盞瑟瑟三斗为赏。后曾有暴风拔树，委其堂上。已而视之，略无所伤。既撤瓦以观之，皆乘以木瓦。其制作精致，皆此类也。虢国每入禁中，常乘骢马，使小黄门御。紫骢之俊健，黄门之端秀，皆冠绝一时。(出《明皇杂录》)

卷第二百三十七

奢侈二

韦陟芸辉堂裴冕于頔王涯李德裕杨收同昌公主

李璋李使君

韦陟

韦斌虽生于贵门，而性颇质厚。然其地望素高，冠冕特盛，虽门风稍奢。而斌立朝侃侃，容止尊严，有大臣之体。每会朝，未尝与同列笑语。旧制，群臣立于殿庭，既而遇雨雪。亦不移步于廊下。忽一日密雪骤降，自三事以下，莫不振其簪裙，或更其立位。独斌意色益恭，俄雪甚至膝。朝既罢，斌于雪中拔身而去。见之者咸叹重焉。斌兄陟，早以文学识度，著名于时。善属文，攻草隶书。出入清显，践历崇贵。自以门地才华，坐取卿相。而接物简傲，未尝与人款曲。衣服车马，尤尚奢侈。侍儿阉竖，左右常数十人。或隐几搢颐度日，懒为一言。其于饌羞，尤为精洁，仍以鸟羽择米。每食毕，视厨中所委弃，不啻万钱之直。若宴于公卿，虽水陆具陈，曾不下筋。每令侍婢主尺题，往来复章。未尝自札，受意而已。词旨重轻，正合陟意。而书体遒利，皆有楷法，陟唯署名。常自谓所书陟字，如五朵云。当时人多仿效，谓之“郇公五云体”。常以五彩纸为缄题。其侈纵自奉，皆此类也。然家法整肃。其子允，课习经史。日加诲励，夜分犹使人视之。若允习读不辍，旦夕问安，颜色必悦。若稍怠惰，即遽使人止之，令立于堂下，或弥旬不与语。陟虽家僮数十人，应门宾客，必遣允为之。寒暑未尝辍也，颇为当时称之。然陟竟以简倨特才，常为持权者所忌。

（出《酉阳杂俎》）

芸辉堂

元载造芸辉堂于私第。芸辉香草名也，出于闾国，其香洁白如玉。入土不朽烂，舂之为屑，以涂其壁，故号芸辉。而更以沉香为梁栋，金银为户牖。内设悬黎屏风紫绡帐，其屏风本杨国忠之宝也。其上刻前代美女妓乐之形，外以玳瑁水晶为押，络饰以真珠瑟瑟。精巧之妙，殆非人工所及。紫绡帐得于南海溪洞之帅首，即绞绡类也。轻疏而薄，如无所碍。虽当时凝寒，风不能入；盛夏则清凉自至。其色隐隐，或不知其帐也，谓载卧内有紫气。其余服玩奢僭，率皆拟于帝王家。芸辉堂前有池，以文石砌其岸。中有苹阳花，亦类于白苹，其花红而且大，如有牡丹。更有碧芙蓉，香洁菡萏，伟于常者。载因暇日，凭栏以观。忽闻歌声清亮，若十四五女子唱

焉，其曲则《玉树后庭花》也。载惊异，莫知所在。及审听之，乃芙蓉中也。俯而视之，闻喘息之音。载大恶，遂剖其花，一无所见。因秘不令人说。及载受戮，而逸奴为平庐军卒，人故得其实。载龙髯拂，紫色如烂椹。可长三尺，削水晶以为柄，刻红玉以为环钮。或风雨晦暝，临流沾湿，则光彩动摇，奋然如怒。置之于堂中，夜则蚊蚋不能近；拂之为声，则鸡犬牛马无不惊逸；若垂之于池潭；则鳞甲之属，悉俯伏而至；引水于空中，即成瀑布长三五尺，而未尝辄断；烧燕肉薰之，则焘焘焉若生云雾。厥后上知其异，载不得已而进内。载自云，得之于洞庭道士张知和。（出《杜阳编》）

又

载之妻王氏字韞秀，缙之女也。初王缙镇北京，以韞秀嫁元载，岁久而见轻怠。韞秀谓夫曰：“何不增学，妾有奩幌资装，尽为纸墨之费。”王氏父母未知或知，亲属以载夫妻皆乞儿，厌薄之甚。元遂游秦，为诗别韞秀曰：“年来谁不厌龙钟，虽在侯门似不容。看取海山寒翠树，苦遭霜霰到春风。”妻请偕行曰：“路扫饥寒迹，天哀志气人。休淋离别泪，携手入西秦。”载既到京，屡陈时务，深符上旨。肃宗擢拜中书。王氏喜元郎入相，寄诸姊妹诗曰：“相国已随麟阁贵，家风第一右丞诗。笄年解笑鸣机妇，耿见苏秦富贵时。”载肃宗代宗两朝宰相，贵盛无比。广葺亭台，交游贵族，客候其门，或多间阻。王氏复为一篇以喻之曰：“楚竹燕歌动画梁，春兰重换舞衣裳。公孙开馆招嘉客，知道浮荣不久长。”载于是稍减。太原内外亲属悉来谒贺，韞秀安置于闲院。忽因天晴之景，以青紫丝条四十条，各长三十丈，皆施罗绮绣之饰。每条条下，排金银炉二十枚，皆焚异香。香至其服，乃命诸亲戚西院闲步。韞秀问是何物，侍婢对曰：“今日相公与夫人晒曝夜服。”王氏谓诸亲曰：“岂料乞索儿妇，还有两事盖形粗衣也。”于是诸亲羞赧，稍稍辞去。韞秀常分馈服饰于他人，而不及太厚之骨肉。每曰：“非几不礼于姑姊，其奈当时见辱何！”载后贪恣为心，竟招罪累。上恶诛之，而亡其家。韞秀少有识量，节槩亦高。载被戮，上令入宫。备彤管箴规之任，叹曰：“王家十二娘子，二十年太原节度使女，十六年宰相妻，谁能书得长信昭阳之事，死亦幸矣，坚不从命！”或云，上宥其罪。或云，京兆笞而毙之。载宠姬薛瑶英能诗书，善歌舞，仙姿玉质。肌香体轻，虽旋波、移光，飞燕、绿珠，不能过也。瑶英之母赵娟，亦岐王之爱妾也。后出为薛氏之妻，生瑶英。而幼以香啗之，故肌香。及载纳为姬，处金丝之帐，却尘之褥。出自勾丽国。云却尘兽毛为之，其色红殷，光软无比。衣龙绡之衣，一袭无二三两，搏之不盈一握。载以瑶英体轻，不胜重衣，故于异国求之。唯贾至、杨炎与载友善，故往往得见歌舞时。至因赠诗曰：“舞怯铢衣重，笑疑桃脸开。方知汉武帝，虚筑避风台。”炎亦作长歌褒美，其略曰，雪面淡娥天上女，凤箫鸾翅欲飞去。玉钗翘碧步无尘，纤腰如柳

不胜春。瑶英善为巧媚，载惑之，怠于相务。而瑶英之父曰宗本，兄曰从义，与赵娟递相出入。以构贿赂，号为关节。更与中书主吏卓倩等为心腹。而宗本辈以事告者，载未尝不从之。天下赍货求官职者，无不恃载雄势，指薛卓为梯媒。及载死，瑶英为里人妻。论者以元载丧令德，自一妇人致也。（出《杜阳编》）

裴冕

裴冕代裴鸿渐秉政，小吏以俸钱文簿白之。冕固子弟，喜见于色，其嗜财若此。冕性本侈靡，好尚车服。名马数百金铸者十匹。每会客，滋味品数，多有不知名者。（出《朝野僉载》）

于頔

于頔为襄州，点山灯，一上油二千石。李昌夔为荆南，打猎，大修粉饰。其妻独孤氏，亦出女队二千人，皆著乾红紫绣袄子锦鞍鞞。此郡因而空耗。（出传载）

王涯

文宗朝，宰相王涯奢豪。庭穿一井，金玉为栏，严其锁钥。天下宝玉真珠，悉投入中。汲其水，供涯所饮。未几犯法，为大兵梟戮，赤其族。涯骨肉色并如金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李德裕

武宗朝，宰相李德裕奢侈。每食一杯羹，其费约三万。为杂以珠玉宝贝，雄黄朱砂，煎汁为之。过三煎则弃其粗。（出《独异志》）

杨收

咸通中，崔安潜以清德峻望。为镇时风，宰相杨收师重焉。欲设食相召，无由可入。先请崔公之门人，方便为言，至于再三，终未许，杨意转坚。稍稍亦有流言，或劝崔曰：“时相不可坚拒。”不得已而许之。杨甚喜，遽令排比，然后请日祇候。先是崔公亲情间人，亦与杨通旧。欲求事，请公言之，终难启口。将止杨之召，谓亲情曰：“修行今召我食。明日，尔但与侧近祇候，此际必言之。倘或要见，尔便须即来。”及崔到杨舍，见厅馆铺陈华焕，左右执事皆双鬟珠翠，崔公不乐。饮馔及水陆之珍。台盘前置一香炉，烟出成楼阁之状。崔别闻一香气，似非烟炉及珠翠所有者。心异之，时时四顾，终不谕香气。移时，杨曰：“相公意似别有所瞩？”崔公曰：“某觉一香气异常酷烈。”杨顾左右，令于厅东间阁子内缕金案上，取一白角碟子，盛一漆球子。呈崔公曰：“此是罽宾国香。”崔大奇之。宴罢返归，竟不说得亲情求事。据《太宗实录云》，罽宾国进拘物头花，香闻数里，疑此近是。又见杨门人说，相公每下朝，常弄一玉婆罗门子。高数寸，莹彻精巧可爱，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。（出《卢氏杂说》）晶莹剔透精巧可爱。说是于阗国王宫内库收藏的宝物。”

同昌公主

咸通九年，同昌公主出降。宅于广化里，锡钱五百万贯。更罄内库珍宝，以实其宅。而房栊户牖，无不以众宝饰之。更以金银为井栏药臼，食柜水槽。铛釜盆瓮之属，缕金为笊篱箕筐。制水晶火齐琉璃玳瑁等为床，搯以金龟银鹿。更琢五色玉为器皿什物，合百宝为圆案。赐金麦银粟共数斛，此皆太宗朝条支国所献也。堂中设连珠之帐，却寒之帘，犀簟牙席，龙凤绣。连珠帐，续真珠以成也。却寒帘，类玳瑁斑，有紫色，云却寒鸟骨之所为也。但未知出于何国。更有鹪鹩枕、翡翠匣、神丝绣被。其枕以七宝合为鹪鹩之斑，其匣饰以翠羽。神丝绣被，三千鸳鸯，仍间以奇花异叶，精巧华丽，可得而知矣。其上缀以灵粟之珠如粟粒，五色辉焕。更有鬬忿犀如意玉。其犀圆如弹丸，入土不朽烂；带之，令人鬬忿怒。如意玉类枕头，上有七孔，云通明之象。更有瑟瑟幙，纹布巾、火蚕绵、九玉钗。其幕色如瑟瑟，阔三尺，长一百尺，轻明虚薄，无以为比。向空张之，则疏朗之纹，如碧丝之贯其珠。虽大雨暴降，不能沾湿，云以蛟人瑞香膏所傅故也。纹布巾即手巾也，洁白如雪，光软绝伦，拭水不濡，用之弥年，亦未尝垢。二物称得鬼谷国。火蚕绵出火洲，絮衣一袭，止用一两，稍过度，则熇蒸之气不可奈。九玉钗上刻九鸾，皆九色，其上有字曰“玉儿”，精巧奇妙，殆非人制。有得于金陵者，因以献。公主酌之甚厚。一日昼寝，梦绛衣奴传语云：“南齐潘淑妃取九鸾钗。”及觉，具以梦中之言告于左右。公主薨，其钗亦不知其处。韦氏异其事，遂以实语诸门人。或曰：“玉儿即潘妃小字。”逮诸珍异，不可具载。自汉唐公主出降之盛，未之有也。公主乘七宝步辇，四角缀五色锦香囊。囊中贮辟邪香瑞麟香金凤香，此皆异国献者。仍杂以龙脑金屑，镂水晶玛瑙辟尘犀为龙凤花木状。其上悉络真珠玳瑁，更以全丝为流苏，雕轻玉为浮动。每一出游，则芬香街巷，晶光耀日，观者眩其目。时有中贵人，买酒于广化旗亭，忽相谓曰：“坐来香气？何太异也？”同席曰：“岂非龙脑乎？”曰：“非也。予幼给事于嫔妃宫，故此常闻此。未知今日何由而致。”因顾问当垆者，云：“公主步辇夫，以锦衣质酒于此。”中贵人共请视之，益叹异焉。上日赐御馔汤药，而道路之使相属。其馔有消灵炙、红虬脯。其酒则有凝露浆、桂花醅。其茶则有绿花、紫英之号。灵消炙，一羊之肉，取四两，虽经暑毒，终不臭败。红虬脯，非虬也。但贮于盘中，缕健如红丝，高一尺，以筋抑之，无三四分，撤即复故。其诸品味，他人莫能识。而公主家人餐饫，如里中糠粃。一日大会韦氏之族于广化里，玉馔具陈。暑气将甚，公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，挂于南轩，满座皆思挾纩。澄水帛长八九尺，似布而细，明薄可鉴。云其中有龙涎，故能消暑也。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，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盘，盛夜光珠，令僧祇捧于堂中，则光明如昼焉。公主始有疾，召术士米宾为禳法，乃以香蜡烛遗之。米氏之邻人，觉香气异常，或诣门诘其故，宾具以事对。出其烛，方二寸，长尺余，其上施五彩。爇之，竟夕不尽。郁烈之

气，可闻于百步余。烟出于上，即成楼阁台殿之状。或云，烛中有蜃脂也。公主疾既甚，医者欲难其药，奏云：“得红蜜白猿膏，食之可愈。”上令检内库，得红蜜数石，本兜离国所贡。白猿膏数瓮，本南海所献。虽日加药饵，终无其验，公主薨。上哀痛，遂自制挽歌词，令朝臣继和。反庭祭曰，百司内官，皆用金玉饰车舆服玩，以焚于韦氏庭，韦家争取灰以择金宝。及葬于东郊，上与淑妃御延兴门。出内库金骆驼凤凰麒麟各高数尺，以为仪从。其衣服玩具，与人无异，每一物皆至一百二十舆。刻木为数殿，龙凤花木人畜之众者不可胜计。以绛罗绮绣，络以金珠瑟瑟，为帐幙者千队。其幢节伞盖，弥街翳日。旌旗珂珮鹵簿，率多加等。敕紫尼及女道士为侍从引翼。焚升霄百灵之香，而击归天紫金之磬。繁华辉焕，殆将二十余里。上又赐酒一百斛，饼啗三十骆驼，各径阔二尺，饲役夫也。京城士庶罢业观者流汗相属，唯恐居后。及灵輶过延兴门，上与淑妃恸哭，中外闻者，无不伤痛。同日葬乳母，上更作《祭乳母文》。词质而意切，人多传诵。自后上日夕注心挂意。李可及进《叹百年曲》，声词哀怨，听之莫不泪下。更教数十人作《叹百年队》。取内库珍宝雕成首饰，取绢八百匹画作鱼龙波浪文，以为地衣。每舞竟，珠翠满地。可及官历大将军，赏赐盈万。甚无状，左军容使西门季玄素颇梗直，乃谓可及曰：“尔恣巧媚以惑天子，族无日矣。”可及恃宠，无有少改。可及善啖喉舌，于天子前，弄眼作头脑，连声著词，唱曲。须臾间，变态百数不休。是时京城不调少年相效，谓之拍弹（去声）。一日可及乞假为子娶妇，上曰：“即令送酒面及来，以助汝嘉礼。”可及归至舍，俄一中贵人监二银榼各高二尺余，宣赐可及。始以为酒，及启，皆实以金宝。上赐可及银麒麟高数尺。可及取官库车，载往私第。西门季玄曰：“今日受赐用官车，他日破家，亦须攀还内府。不道受赏，徒劳牛足。”后可及果流于岭表，旧赐珍玩，悉皆进入。君子谓季玄有先见之明。（出《杜阳编》）

李璋

李绛子璋为宣州观察使。杨收造白檀香亭子初成，会亲宾观之。先是璋潜遣人度其广袤，织成地毯，其日献之。及收败，璋亦从坐。（出《杜阳编》）

李使君

乾符中，有李使君出牧罢归，居在东洛。深感一贵家旧恩，欲召诸子从容。有敬爱寺僧圣刚者，常所往来。李因以具宴为说，僧曰：“某与为门徒久矣，每观其食，穷极水陆滋味。常饌必以炭炊，往往不惬其意。此乃骄逸成性，使君召之可乎？”李曰：“若朱象髓白猩唇，恐未能致。止于精办小筵，亦未为难。于是广求珍异，俾妻孥亲为调鼎。备陈绮席雕盘，选日邀致。弟兄列坐，矜持俨若冰玉。滂羞每至，曾不入口。主人揖之再三，唯沾果实而已。及至冰餐，俱置一匙于口，各相晒良久，咸若吃麩吞针。李莫究其由，但以失饪为谢。明日复见圣刚，备述诸子情貌。僧曰：“前者所说岂谬

哉。”既而造其门问之曰：“李使君特备一筵，淆饌可谓丰洁，何不略领其意？”诸子曰：“燔炙煎和未得法。”僧曰：“他物从不可食，炭炊之餐，又嫌何事？”乃曰：“上人未知，凡以炭炊饌，先烧令熟，谓之炼炭，方可入爨，不然犹有烟气。李使君宅炭不经炼，是以难食。”僧拊掌大笑曰：“此则非贫道所知也。”及巢寇陷洛，财产剽掠俱尽。昆仲数人，乃与圣刚同窜。潜伏山谷，不食者至于三日。贼锋稍远，徒步将往河桥。道中小店始开，以脱粟为餐而卖。僧囊中有钱数百，买于土杯同食。腹枵既甚，膏粱之美不如。僧笑而谓之曰：“此非炼炭所炊，不知堪与郎君吃否。”皆低头惭见，无复词对。（出《剧谈录》）